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餘話 第四卷

洞天花燭記

元天歷二年，浙江於潛秀才文信美偶然出遊，到了半路上，忽然有兩個使者，身穿布袍，腳蹬葛草鞋，一起前來，拱手高舉向他行禮說：「華陽洞主人熏香沐浴虔敬地請你去。」文信美匆忙推辭說：「信美地天目山的粗野之人，華陽洞乃是句曲山神仙居住的洞府。仙凡相隔，怎麼能拜訪呢？」

兩個使者說：「已經準備好了大夫乘坐有車乘，希望不要再謙讓！」文信美隨即答應與他們同去，果然見有一乘沒有轎廂的竹轎等候在道旁。文信美坐上以後，抬去如飛，頃刻之間就到了句曲山華陽洞。使者和文信美一同進去。洞主頭戴王冠，身披絲絹衣服，手持笏板，出來迎接，並且向文信美致辭說：「超越本分來邀請您，承蒙您大駕光臨，希望不要因為草率怪罪我。」然後與文信美敘禮，在堂前坐下。喝完茶，撤去茶杯，羅列山珍海味，洞主親自執持酒盅勸酒，說道：「老天忝居此洞，只圖安逸，但是男婚女嫁，我仍然關心。如今我女兒十五歲了，已與太湖湖主商談聯姻之事，準備讓他的二兒子做我的女婿。佳期快要到了，舉行聘禮的日子也已經臨近，萬事俱備，只是還沒有找到寫回信的人。久聞您的大名，尤其擅長文章詩詞，特地高攀迎接，不外乎借助您的大手筆。」隨即命令手下拿來筆、硯和彩箋，放在桌子上。文信美的胳膊如像有神靈在指揮，文思如泉水奔湧，揮毫不停，好像並不怎麼用心。那回信說：

福地陰陽相合，洞天諧合二神的姻緣；龍宮歲月久長，水府締結萬年好合。特地用毛筆，虔誠地回信在彩箋上。奉上太湖湖主順濟昭祐王親家殿下：乾坤正氣，星斗清光。善果證成真仙，在上天稟受高尚的氣質；位次與江海齊等，在清明的時代接受顯赫的稱號。普降甘霖施仁靜之德，躬行正道智勇皆用。細流必入，容納廣闊的水量；眾流歸此，匯聚無邊的水流。長久享用「萬流朝宗」的聲譽，很早就推崇「就下潤物」的功德。治理政事時在魚鱗堂升座，朝班的行列嚴肅而恭敬；閒暇的時候在玳瑁殿設宴，歌舞的姿態柔美輕盈。官職享盡天上的榮華；廟食受吳中奉祀已久遠。百姓虔誠地崇奉香火，世俗尊敬地仰慕神靈。福祿所同，商人農民都能得益。我的志向在於淡泊純樸，崇奉謙和虛心；記名於宮門，忝操下界的生殺大權；執政於洞府，上朝參拜時有幸瞻仰玉帝的容顏。既交接壤的歡愉，仍然羨慕貴族的昌盛。如今郎溫和而有聲望，確可認為是白面繡衣郎；像小女性格柔美又順從，誰會認為是紅樓富家女？仁愛寬厚，則仰慕能效法先人賢德的公子；車行整齊和諧，則有愧下嫁的諸侯之女。自念是什麼人，敢說這不是佳偶？宜其家室，納幣嚴守當初的盟約；投桃報李，表達心意沒有什麼可酬謝厚贈。青春不老，百世流芳。

主人讀完後，再三稱贊，就留文信美住下，以便給婚禮盛會增添光彩。於是派遣僕役拿著帖子，遍請附近洞府的眾位仙人，以讓婚禮增添宏偉的氣象。到了婚禮那天，眾仙聚會，車馬之多，旗幟之盛，是人世所沒有的。洞主頭頂九旒冠，佩帶五嶽真形圖符，身披赤霜長袍，在別殿迎接客人。

一會兒，千乘馬騎來到，輪番敲鼓，鳴響胡笳。華蓋彩旗，前後簇擁著一乘乘雕鞍；繡衣禮服，來的是一位位莊嚴顯貴的客人。燈燭輝煌，笙歌嘹亮。侍者跑進來報告：「新女婿到門前了。」眾仙站起來迎接，引入臨時搭起的帳篷。

忽然裡面傳出話來，索取催妝詩十分急迫，而新女婿所帶的債相，文思阻滯，一下子寫不出來，幾十個隨從，絡繹不絕來催取。新女婿探知文信美在座中，私下裡派人前去央求。文信美馬上代他做詩道：

玉鏡台前挽綠鬟，象牙梳滑墜牀間。寶釵金鳳都簪遍，早出紅羅繡幔看。

十八鬢多氣力嬌，妝成不覺夜迢迢。風流自有張生筆，留取雙眉見後描。

媒人拿了進去，眾仙一起喝采。只見美女百隊，在兩行有畫飾的紅燭引導下，簫管喧天，香風飄蕩，引新女婿入洞房成婚。管事的人又忘了帶撒帳文來，左右都驚慌失色。新女婿把媒人叫來耳語幾句，又讓她出去央求文信美。文信美立即撰寫好交給她。文章說：

天地陰陽二氣未分，所以自然之氣混沌沌沒有形狀；陰陽二氣既分之後，剛柔便有了對偶。自從盤古開天地之始，已經有匹配的名稱，制度所立，以大婚最講禮節。太湖新婿郎君，華陽洞元姬淑女，匯聚天地特殊之氣，孕含仙人的資質。禮樂的文章，確可做吳彩鸞的丈夫；德貌女功，實配作王君迴的妻子。桃花自泛於水源，紅葉肯題於流水。天作之合，神靈佐助其成功。只是造化不離陰陽，而天地間精妙開始於夫婦。內室深遠奧秘，羅帳翡翠被散發出鬱金香味；服飾華麗光輝，火浣布的單衣，繡花的方領。揭去頭蓋，露出珠冠首飾；交換杯子，相互嘗玉杯之酒。錦墊平鋪，軟軟襯墊三寸金蓮之襪；眉筆深黛，輕輕描畫彎彎月亮之眉。兩家締結百年的婚姻，一對正相匹配的夫妻。

伉儷和諧恩愛，琴瑟和合纏綿。彩繫彩蘋，能謹守祭祀時的禮儀；弄璋弄瓦，將受生兒育女的吉兆。

合歡草難道肯讓位給名花？並蒂蓮如同於奇果。噓噓似朝陽的鳳凰，恰恰像春日水邊的天鵝。響動幃屏，簾幕蹙聚輕細的波紋；夢回鴛枕，口中含有芳馨的丁香。意外的相逢已如願結縭，善於吟頌更顯現在撒帳上。請唱起歌來，以增加歡樂。

撒帳東，羅幃繡幕圍春風（唐李賀）。紅綻櫻桃含白雪（唐李商隱），元精耿耿貫當中（唐李賀）。

撒帳西，歌舞留人月易低（唐儲光羲）。驚起芙蓉睡新足（唐李賀），倚風晴態被春迷（唐雍陶）。

撒帳南，新人轎上著春衫（唐李商隱）。雲髻半偏新睡覺（唐白居易），斷腸春色在江南（唐韋莊）。

撒帳北，雲樓半開壁斜白（唐李賀）。小語低聲問玉郎（唐裴諶），春色惱人眠不得（宋王介甫）。

撒帳上，兩兩紅妝笑相向（唐崔顥）。淡雲輕雨拂高唐（唐李商隱），睡覺不知新月上（唐陸龜蒙）。

撒帳下，滿山明月東風夜（唐韓偓）。

冰簟銀牀夢不成（唐溫庭筠），美酒清歌曲房下（唐李頎）。

希望撒擲金錢彩果之後，公公婆婆歡喜，家庭和睦親善。一掬美酒，休說裴航的奇遇；五對白璧，可知雍伯的陰德。縱然海枯石爛，相信能天長地久。螽斯秩秩，子孫眾多！

無奈新女婿的債相，大多說的是吳地鄉音，不善於誦讀，又傳呼讓文秀才來誦讀。文信美到達內室後，發現這裡珠玉、綺羅交相輝映。長著桃腮杏臉，有著潔白細膩的頸項，和胸脯的美女，也不知道有幾千幾百人，如果不是新娘與新婿雙雙坐在象牙牀上，斷不能辨別出誰是新娘子。文信美高聲朗誦，聲調從容優雅，頓挫抑揚，很是得法，聽的人齊聲叫好。禮成後文信美出來到了外庭。一會兒，新女婿派媒人送來兩匹冰蠶絲織成的絹，兩顆明珠。文信美拜謝後收下了，就被請到婚禮宴席上坐下，桌上擺設的山珍海味都不是人間煙火之食，也叫不出名稱來。主人遍告座中的賓客，贊揚文信美的文才，並且站起來說：「這次嘉禮，千載難逢。

今天文豪光臨，群仙惠顧，希望能留下詩詞，作為洞府之寶，不知道可以嗎？」文信美推辭不過，就獻上《洞天花燭詩》一首：

玄黃初分閃靈壤，峭壁穹崖絕來鞅。深嚴不遭俗人到，窈窕惟宜法宮啟。重重疊疊峙華構，畫棟凌霄掛金傍。丈人華蓋鈞軸相，佐治蓬萊生殺掌。

神明自與世人異，婚嫁本無情慾想。陰陽動靜含橐籥，示有耦配非惚恍。高閒孰是可作對？震澤尊居百川長。時良日佳車輛多，瓊樹瑤柯頓成兩。烹龍蒸鳳設寶筵，考鼓撾鐘震霆響。蹇予凡陋忝司箋，利市平分珠與錢。雍容喜得廁衣冠，債期寧期近屏幌。庭丁絡繹進珍羞，座客紛紜雜談講。飲河鼯鼠愧盈腹，止魯鷓鴣慚厚享。幸觀花燭獻新篇，留與千秋洞天賞。

眾賓客傳觀賞玩，都稱贊詩寫得瑰麗奇特。酒將盡，筵散席，眾仙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互相攙扶著出門。第二天，主人又在玄清內殿設宴，特別款待新女婿，專門讓文信美陪坐。文信美堅持推讓說不敢當，翁婿二人交相邀請，文信美這才入座。酒過三巡，新娘捧出二匹紅羅、二匹文錦作為謝禮。宴席散去之後，華陽洞主又派以前那二位使者送文信美回去。文信美回到家裡，家裡人十分驚奇，原來文信美失蹤已經半個月了。文信美把仙人送給他的東西全部賣掉，於是成了富家，子孫眾多，人們稱他們家為「遇仙文氏」，於潛人至今仍然對文信美遇仙這件事贊不絕口。

泰山御史傳

宋珪，表字孟瓚，是山東益都人。他們家祖上世代是農民，到他父親時才讀書成為鄉野中的儒生。宋珪生得英俊魁偉，長大後端莊嚴謹，勤於學習，每天記誦數千字。他家裡很窮，只能自食其力，隱居在鄉野中，以教授童蒙為生，非禮不義的事情從來不做，人人對他既敬重又害怕。行省的長官以孝悌、力田的名義向皇帝薦舉，皇帝沒有批復。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裡上奏章說他堅守節操，恬淡謙遜，不競名利，不求仕進，應該用他來警戒那些追求名利的人，可皇帝又沒有批復。但宋珪對此都很淡漠。他的性格嚴厲剛毅，不能容忍別人的過失，每次都是當面批評指責，以至於面紅耳赤，怒髮衝冠，也不肯稍稍原諒，而人們也佩服他能規勸開導人，沒有人與他成為怨家。

元至正二十年秋季八月半，宋珪在家閒居，忽然見黑雲四集，繚繞他的屋子，帥旗符節簇擁一個神人，像人間大官的模樣，把宋珪叫出來說：「東嶽大帝聽說你經學博洽，德行美善，但是不合於世，特地召你去當泰山御史台的御史。」

宋珪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只好趴在地上從命。神人即刻宣讀詔書說：

東嶽天齊大王府：聽說準備束帛是為了徵求賢人，朕經常感到要想獲得賢士不容易。端正朝廷的綱紀，擔任執法的官吏，你的德才和職位相稱，定能勝任所擔任的職務。但這帝王的耳目之官，實際上關係著君主是否聰明，所以四處徵求在野賢人，把他提升到高位。儒士宋珪，公正無私，剛烈果斷。此前你正專心一志探求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的幽深奧妙，正內含美質演述《易經》卦象的貞吉。你安於貧困而樂於簞食瓢飲的儉樸生活，體味道的哲理而甘於韋帶皮衣的寒素服飾。顯赫榮耀常在你的身後，故授予你美官，讓你拜授御史實缺。從此，你舉發督察將常常侍候在帝王身旁，你的正直之言也將散聞於彈劾官員的奏章。期望你能超出挽住馬韁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之上，又豈肯屈居於乘驄馬守正不阿的桓典之下。你要嚴正執法令奉承獻媚的人心寒，飛馳奏章令奸邪之臣喪膽。你不要辜負了這個清高顯貴的職位，要多考慮報答這種特殊的恩遇。啊！殺戮下天庭，福運從未受益於人世；繡衣御史站立在帝王左右，名聲重比泰山。希望你這位老成博學的儒生，能夠服從我新的任命，拜官為御史台御史。

宋珪聽完詔書，拜了兩拜說：「帝命緊急，哪裡敢違背？只求稍稍緩一緩。」神人點頭同意，就先帶著隨從回去。宋珪知道自己必死無疑，就安排處理家裡的事情，然後洗澡更換衣服，到了半夜，就死了。

過了幾年，宋珪的朋友秦軫在福建尉的任上被罷免，回山東泰安州，不想在旅店裡遇到了宋珪。兩人說起往事，買酒暢飲。秦軫知道宋珪是鬼，而且詳細瞭解他死時的情況，於是就問他：「地下的官府，與人世間相同嗎？」宋珪說：

「我與您陰陽不同路，您又何必知道呢？但念您是我的老朋友，又是儒生，說說也沒有關係。大抵陰間的政法注重謹嚴，用人上一絲不苟。只此泰山一府，所統領的七十二司、三十六獄，台、省、部、院、監、局、署、曹與那個廟、社、壇、[土單]、鬼、神，大的官如六卿之首太宰，則任用忠臣、有節氣有壯志的人及孝子、賢孫擔任，小一點的官則任用有道德的人、守法循理的官吏擔任，到最小的官，即使是社公、土地，也一定選擇忠厚積有陰德的百姓擔任。陰間尤其看重文學侍從之職，以前修文館缺少官員，到處搜尋，找不到合適的人選。也有人推薦了幾個人，這些人雖然很有文采，但是在世的時候，不遵守士大夫的操作行，有的欺世盜名，有的違背自己良心乾壞事，趨炎附勢，都有缺點可以指摘。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只好在他們當中選了一個善於文辭的人，做了司言上卿。但近來又被墓靈塚伯控告他生前撰寫死者銘志時的嚴重失實，大肆接受潤筆的財物，多作超過實情的贊譽，以假知真，把愚人說成賢人，使善惡混淆，這是陰間的長官最最痛恨的，往往要按照妄語慌言的法律判罪，交付撥舌地獄執行，這是讀書人要深深警惕的，即使你有其它的優點，也不要想贖罪了。東嶽大帝因為他是君主左右的親近之臣，就對他加以饒恕。而他又縱酒貪杯，起草的表文屢次失誤，真是惡貫滿盈，天地之神共憤。我舉發並且彈劾了他，東嶽大帝異常憤怒，於是就把他打入地獄，隨即又奏明上蒼，現在已經明正典刑。你可把我彈劾的文章抄下來，拿回去給鄉親們看看，讓他們也知道這陰間的法度更是謹嚴，凡寫文章，務必注重誠實，不可以認為生前作的事，陰間地府不知道。《度人經》說：『護法眾天神記人的功與過，毫分不差。』這決不是空話。」說著，就拿出彈劾的文章，讓秦軫抄錄。現將這篇文章記載在下面：

泰山御史台御史臣子宋珪，為了舉發查驗罪行一事：臣下聽說建立職位設置官職，本來是陰間和陽間共同的典制；持筆作文，實在是臣子應當做的事情。倘若曠廢職務，必懷奸邪，則必定要辨正名分然後加以定罪。罪行沒有什麼再比輕慢君王大的了，法律也沒有什麼再比欺瞞君主重的了。罪惡既然難以容忍，討伐怎麼能夠掩護？私下查得修文館司言上卿某人，本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俗人、一個昏庸迂腐的讀書人。生前玷污了士大夫的清名，巧於受人錢財而作稱譽不實的墓志文。死後妄傳清高的名望，仍善於沽名釣譽。他狂妄地自恃短淺的才識，愚蠢地嘗試鉛制小刀的鋒利。從小鬼中提拔，被擢升作了近臣，而後受到塚伯的責備，應該投入地獄，承蒙東嶽大帝原諒，特別恩賜保全，本應竭力效忠，感恩圖報。但是此官虎皮羊質，狼子野心，不考慮如何寫作文辭，盡其本職，只想喝酒吃肉，苟且過日子。他為人傲慢而且認為本來應該這樣，輕狂而不自檢束。他平時行蹤詭秘，賄賂卻公開進行。拔下頭髮也不足以數清他的罪狀，將他粉身碎骨也敵不過對他的處罰。他一向旁若無人，只曉得考慮自己。有所恃而終不反省，屢屢作惡而不知悔改。在東嶽大帝生日那天，神鬼都前來祝賀，三界神靈全都聚集，五嶽的使節都已來到，鐘鼓高懸，聖帝升殿，按常規要獻禮物、進呈表文祝頌，此人卻因為連日酗酒，臨場失誤，使群臣倉皇之間驚慌失色，只好聚集眾人湊合搜羅匆促成文。傲慢不恭，制裁的刑法條文都在；勸懲示戒，按照王法必定要加以誅責。又查得司言亞卿某人，此公把他看作為心腹之人，他也奏事此公像父兄一樣，提拔都出於他的門下，舉止行動局限在他的控制之下。

每每忘記規勸諫諍，屢屢諂媚阿諛奉承，處世為人未免依附醜惡，要以示戒懲則應該用連坐法治罪。

上述各犯應該捉拿送往[王圭]都鬼城，公開懲處他們的罪惡，鏟除這班奸惡之人，以端正法紀。因為他們是朝廷的官吏，所以要敬候您的裁決處置。

抄完以後，秦軫對他說：「在下濫竽充列士族之數，沒有才能卻享有皇上給的俸祿。這回罷官回鄉，竟不知前程怎麼樣，今天幸好遇到你，希望能明確指示。」宋珪說：「老天討厭異族已經很久了，將會有真人天子在淮河、泗河一帶崛起，你是不能看到了。但你的子孫，應當能享太平之福。」

秦軫說：「如果這樣的話，那麼時事早晚會有大變吧？一定會有戰爭的禍害，我恐怕會死在兵亂中吧？」宋珪說：「這事還遠著呢，不要憂慮。」秦軫堅持問他，宋珪提筆寫了八句話給他：「逢衢祿進，遇安祿稿。火馬行遲，金雞叫早。門心掘井，花頭去草。左陰右陽，後釋前老。」秦軫也不曉得這裡面說的是什麼意思，於是就收好放在袋裡。宋珪又對秦軫說：「老朋友多多保重！努力做善事！」然後做作揖告別離去，忽然之間不見蹤影了。

後來秦軫因為別人的推薦而東山再起，做了衢州錄事，「逢衢祿進」的說法應驗了。沒多久，朝廷委派他代理西安縣的政務，在任上患了風痺症，幾個月都好不了，朝廷讓他停止職事去醫治，「遇安祿稿」的預言又應驗了。秦軫很擔心自己的病，沒多久，竟然死了。後來好多管事的人推斷他死的這一年，是丙午年的冬天。丙屬火，馬尚午。死的那天，是辛酉日的清晨。辛屬金，酉尚雞。「行遲」說的是臘月將盡，「叫早」說的是早晨的開始，全部都與預言相合，只是後面四句的意思沒有誰能夠知曉。誰知秦

軫擔任錄事的時候，娶的一個妻子是開化人，時當亂離之際也無法送靈柩北上回歸故里，於是就把秦軫的靈柩葬在開化。從字形來看，「門中置井」成「開」，「花頭去草」成「化」。埋葬的地方左邊是岳母的墳為陰，右邊是大舅子的墓為陽。山前有道觀的廢墟，不就是說「前老」麼？山後有佛堂的破屋，這不是「後釋」的徵兆麼？秦軫被埋葬後，妻子兒女就留下居住在墓的附近，於是就成了開化人，明朝平定群雄割據以後，百姓都安樂和洽。秦軫有個孫子，官一直做到工部尚書。宋珪的話，雖然像是迂闊怪誕，但是沒有一句不應驗的。可見人的困厄顯達、出仕隱退、長壽夭折、興盛衰亡，乃至於生死葬埋，都有定數，沒有人能夠改變。有的人想用智力來戰勝定數，大多是自不量力啊！

江廟泥神記

四川眉州，離城三十里左右，有一個小集鎮。此鎮瀕臨江邊，鎮上有幾百戶人家，商賈貨物雲集，買賣十分興旺。

江上有一座古廟，相傳是花蕊夫人費氏的祠堂，到今天還常常顯靈。這廟的附近有世家大姓叫鐘聲遠的，家裡富裕又崇尚禮義，喜歡聘請有名的老師。鐘聲遠的姐姐有個兒子叫謝璉，也是大族的子弟，就到舅舅家來讀書。謝璉儀表容貌俊秀嚴整，風度高雅，全然沒有貧寒讀書人那種迂腐的樣子，大家都喜歡他，和他一同下棋，一起飲酒，談笑吟詩，惟恐謝璉離去。鍾家在私塾的後面，建造了一所特別大的園子，園裡有碧漪堂、水月亭、玩芳亭、醉春館、翠屏軒等建築。謝璉非常喜歡園中的幽靜雅致，在這裡休息住宿，將近一整月了。

一天，謝璉偶然從外面回來，忽然見有四個女郎，年紀將近十五歲左右，娉婷窈窕，在玩芳亭旁嬉戲。謝璉以為是各位表妹，急忙上前作揖行禮。誰知到了面前一看，原來都不是。女郎們並不害羞躲避，仍然談笑自若。謝璉問她們：

「小姐是誤入此地吧？」其中一位女郎回答說：「我們姊妹是東鄰花家的女兒，很早就聽說花園美麗，奇花芬芳，異卉盛開，所以手拉手來此地賞玩。沒有想到被郎君看到，希望不要感到奇怪！」謝璉猜想這是鄰居女子互相往來，也不感到奇怪。

到了夜晚，謝璉快要睡覺的時候，忽然聽得窗格間軋軋發出聲響，好像有人在外敲推。謝璉起來一看，原來是白天所見過的女郎中的一個，突然進入門內，向謝璉行禮，和顏悅色，輕聲細語地說：「奴家容貌平平，體質衰弱，偶然能見到您光華的容范，突然動了柔情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慾望，因此不可忍受，所以冒犯禁令前來會你，違反禮義不惜私奔。恭敬地抱持被子牀帳，進獻枕席侍寢。」說完，就請謝璉上牀，相互交媾，尋歡作樂。謝璉開玩笑地問她：「那三位女郎在什麼地方？怎麼就你一個人來呢？」女郎說：「姑且等待明天晚上，我會把牀第的歡樂分給妹妹們的。」接著，隨口吟誦了一首詩：

翠翹金鳳鎖塵埃，懶畫長蛾對鏡台。誰束白茅求吉士？自題紅葉托良媒。蘭質未減心先蕩，蓮步初移意已催。攜手問郎何處好，絳帷深處玉山頹。

一會兒，月亮下山，雞叫聲漸漸響起，女子手拿衣服起來說：「奴家回去了！」隨即悄悄離去。第二天晚上，謝璉焚了一爐好香，開窗等待，女郎果然和一個人來到，笑著安撫謝璉說：「昨天晚上那種歡樂，希望讓給小妹。」又對妹妹說：「你好好照顧郎君，好好做新娘吧。」接著就緩步出門回去了。她的妹妹與謝璉親熱起來，談笑纏綿，同枕共被，同她姐姐一樣。妹妹的性格機智靈巧，也能作詩，就作了一首詩贈給謝璉：

赤繩緣薄好音乖，姊妹相看共此懷。偶伴[女互]娥辭月殿，忽逢僧孺拜雲階。春生玉藻垂鴛帳，香噴金蓮脫鳳鞋。魚水交歡從此始，兩情願保百年諧。

吟誦完畢，小妹緩行告別回去。謝璉囑咐再來。小妹說：「不要多說，管保不會讓郎君一人獨睡。」這天晚上，大姊又送三妹來到。謝璉想讓她們都留下來，大姊推辭說：

「等郎君做了四次新郎之後，我們姊妹會分別侍寢，週而復始。」謝璉隨即就與三妹親近，並且向她索要詩篇。三妹回答說：「我慚愧沒有曹植七步吟詩的天才，又不是二個姐姐的對手，怎麼會有這個能耐呢？」謝璉堅持要求，三妹這才吟誦道：

蘭房悄悄夜迢迢，獨對殘燈恨寂寥！潮信有期應自覺，花容無媚為誰消？愁顰柳葉凝新黛，笑看桃花上軟綃。夙世因緣今世合，天教長伴董嬌嬈。

一會兒，雲雨完畢，夜色已深，三妹殘妝尚存，鬢亂釵橫，整飭衣袖起身，對謝璉說：「今晚四妹給郎君做配偶，我們姊妹不可能都來，大姊自會送她來此。」當夜二更光景，四妹果然盛裝與大姊前來，與謝璉行夫婦之禮，山盟海誓，暗訴衷情，也作一首近體詩：

每到春時懶倍添，綠窗慵把繡針拈。奇逢詎料諧鴛耦，吉卜寧期葉鳳占？鬢亂綠鬟雲擾擾，手籠紅袖玉纖纖。明珠四顆皆無價，誰似郎君盡得兼？

從此以後，四個女郎輪流分番，每晚有二人陪謝璉睡覺。謝璉私下想自己一個白面書生，能獲得如此豔遇，一個已經很稀罕了，何況是四個女郎。於是作了一篇《峨眉古意》以自賀。詩為：

峨眉古郡天下雄，煙巒雪嶺百千峰。鳥道縈紆通劍外，狼煙迢遞逗蠻中。巴江蜀水人間險，曲道滇池化外通。九姓羌夷來部落，諸蕃巢穴入提封。

提封形勝稱吾土，畫戟朱門不可數。汗血名駒白日調，繭栗肥牛清夜煮。交衢開市馳輕轂，廣廈喬林開別墅。橫鞭馬上掛相逢，掣果車中日相許。少事豪華厭俗塵，惟將詩酒樂閒身。腰橫寶帶齊誇俊，家賜銅山不畏貧。寶帶銅山容易得，難買嬋娟好顏色。寧期向月得窺囊，詎料看花遇傾國？傾國傾城絕世顏，水蒼刻釧赤瑛環。美日盈盈溢秋水，長眉淡淡掃春山。春山八字爭妍媚，姨姨姊妹皆殊麗。

凝妝謾羨翠樓娼，薦枕徒聞紅拂妓。琥珀枕邊盟誓存，玳瑁簾前燭燼昏。戀戀柔情隨幕雨，依依好夢逐朝雲。解玉遺香鎖未開，調鉛傅粉忍拋群？菱花明鏡當窗照，柏子奇香錦袖薰。奇香縹緲滿蘭房，終宵達旦恒芬芳。真真燕燕排魚隊，小小鶯鶯列雁行。魚隊雁行陪雁侶，鳳管龍笙作龍語。褪山雞頭帶笑捫，奪得鸞篋稱嬌與。露重星稀銀漏沈，並蒂芙蓉籠錦衾。蓮嬌藕嫩美同貌，蘭香蕙馥美同心。

醞藉風流多態度，回畫為齊豈相妒。密約應愁阿母猜，幽情肯向旁人訴？幽懷密約付誰知，天長地久萬年期。願為蝴蝶長相逐，願學鴛鴦免別離。卓氏文君異閨裡，南威西子非同氣。窈窕娉婷出一門，一門四妙兼雙美。踽踽涼涼游子妻，兢兢獨獨孤家棲。腸斷愁聽子規鳥，春來春去樹樹啼。

詩成之後，謝璉寫出來給女郎看。女郎們競相傳觀賞玩，齊口稱贊，認為是很少有人能唱和的作品。只有大姐默然不語，很久才長歎說：「奴家四人是堂姊妹，都是閨房裡的處女，尚未許配人家，因為偶然窺賞園花，隨即私奔，承蒙郎君不嫌棄，特別恩賜憐愛。只擔心歲月難留，佳期易失，郎君難免要娶媳婦，妾身卻不能再嫁人。織回文錦寄給丈夫，徒有蘇若蘭的才思；離魂與夫婿一同逃跑，苦無張倩娘的能力。白白地讓鸞鳳分飛、燕鴻互別，悠悠千古的遺恨，耿耿深長的思念，仔細想今日的歡樂，恐怕會成為他日的大禍啊。」三個妹妹聽了後，也都歎息抽泣著回去了。

又過了一年多，謝璉的父母果然派人來叫謝璉回去完婚。女郎們聽到這個消息，都來與他告別，當夜都宿在書齋。謝璉一一與她們溫存，均分恩惠。天將破曉，四妹對謝璉說：「大姊往日的預言今天應驗了。按照上天所定的氣數來說，還有一年的緣份未完。只願琴瑟好合，伉儷和諧；人生至樂，沒有能超過此時此刻的了。希望能深切懷念我們這些家世低微的人，莫要輕易背棄。郎君成親之後，要尋求方便來這裡，奴家姊妹們仍當踮起腳跟，望穿雙眼，在翠屏軒下等候郎君歸來。」隨即拔下一對金掩鬢作為送行的禮物。

其他三位姐姐也拿出翠鈿、銀鐲、耳璫送上，說：「回去送給您的妻子，稍稍傳遞我們的深厚情意。」然後與謝璉灑淚分別。謝璉把她們的禮物都收藏在書箱中。

謝璉到達家裡後，婚期已經臨近。婚禮之後，家庭很和睦，但是對四位女郎的思念之情，卻從未間斷過。結婚滿月之後，妻子回娘家問父母安寧去了，謝璉孤枕獨眠，忽然在夢中與四位女郎相見，像以前那樣交媾歡樂。事完以後，三妹起身說：「與郎君長久離別，沒有什麼可以表示歡樂，讓我跳回風舞吧。」於是揚起翠衣，翻舞羅袖，即使趙飛燕的輕盈、公孫大娘的神捷，也不足以擬其舞姿的奇妙。跳完舞，大姊作《回風之曲》道：

有淑人兮邦之媛，瓊明月兮紛蘭荃。揚輕軀兮掌上，翻長袖兮筵前。初鴻驚兮巧周旋，忽惟舉兮何蹁躑？雲鬢墜兮玉珥，文席委兮珠細。羌宛轉兮妖且妍，奇莫敵兮妙莫傳！條低昂兮既罷，蹇良夜兮如年。

二妹也對四妹說：「又歌又舞，足以慰藉被遺棄的怨苦。

我和你應當做些什麼呢？」於是取出一枝玉簫交給她說：「四妹善於此道，希望不要吝惜技藝。我倚曲唱和，不也很好？」

四妹欣然說：「這太好了！」於是從容不迫地吹奏了三遍。簫音清幽和諧，婉轉細嫩，幽怨並且岑寂，就像夜露使寒蟬感到陰冷，就如秋雲乘著清新的風直上藍天。二妹也皺起眉頭，歌唱應和。她首先唱道：

玉指兮冰容，寫幽思兮訴深衷。裊裊兮餘音，駐彩雲兮明月中。

接著又唱道：

珠露零兮簫韻清，幽修鳳語兮和且平，歡樂未極兮空復情。

又再次唱道：

紫簫咽兮夜無嘩，寶篆微裊兮燭垂花。沙欲沒兮夜欲闌，聊逍遙兮暫為歡。脫花鈿兮收明璫，舒衾淡兮歸洞房。齊交頸兮如鴛鴦，銀漏短兮歡娛長。但悲白日兮上扶桑！

謝璉正在側耳聆聽，忽然鼓樓鳴角，寺廟敲鐘，他推開枕頭，伸了一個懶腰，原來卻是南柯一夢。但是，夢中的詞曲都能回憶起來，於是起身抄錄了下來。謝璉總是牽掛這四個女郎，就假托要完成學業，前往舅舅家就讀。四位女郎慶幸謝璉再來，愛憐眷顧，超出往常。謝璉對她們說起夢中的事，女郎說：「這是夫婦思念深切，所以表現在夢寐中，不值得奇怪。」謝璉留戀這幾位女郎，平時只呆在書房，半個多月中，也不和舅舅照面。舅舅對他的行蹤很懷疑，一天晚上暗中出來到園中，想看看外甥到底在幹什麼。只見謝璉與諸女郎正在賞月，談笑正濃。舅舅急忙進去呼喚外甥，女郎們突然之間驚逃奔散。舅舅隨即對謝璉嚴加詰問，謝璉始終不肯把詳情說出來。他舅舅對妻子說：「後花園園地寬闊，樹木繁多，即使沒有花月之妖，也有水石之怪。謝璉很英俊，人又長得端正，難道不會被妖怪迷惑嗎？還是趕緊送他回家，只恐怕時間一長他會得病。」於是命令僕人送謝璉回家。

謝璉到家後，不出半年，因為思念女郎的緣故，他果然染上了重病，神情恍惚，說話斷斷續續，躺在牀上奄奄一息，長久不能痊癒。鐘聲遠親自前去探望外甥，並把他發現的事情全部告訴了謝璉的父母。他的父親再三詢問，謝璉這才吐露實情，並且把所得的詩作以及金掩鬢等物品拿出來，一看，原來都是泥捏的。他父親知道兒子已遭受鬼妖的禍害，就與鐘聲遠一起到園中訪查，但是並沒有蹤跡。於是就前往花蕊廟求籤，當他們經過東邊廊屋的一個小房間時，帳幕遮掩，人跡罕到，揭開帳幕一看，只見上面題著「巫山神女之位」，塑有四位美女的泥像，東邊坐著的一人少了一對掩鬢，右邊二人臂上缺少兩個鐲子、耳朵上少了一副耳璫，左邊一人臉上脫落兩枚花鈿。謝璉的父親大為驚慌，拿出泥捏的物品，一一放回原處，都相吻合。隨即用手砸碎四位美女像，命令僕人全沉到江裡，然後回家。這以後一個多月，謝璉的病也好了，怪魅從此絕跡了。

芙蓉屏記

元至正十一年，江蘇儀征有一個叫崔英的，家裡極其富裕。不久，憑借父親的庇蔭得官，補浙江溫州永嘉縣尉，帶著妻子王氏前去上任。途經蘇州，停船稍事休息，買了紙錢、祭祀用的牛羊和甜酒，到神廟祭拜。祭祀完畢，就與妻子在船艙裡酌飲。船家看到他們的酒杯都是金銀製作，立即起了壞心。當天夜裡，船家把崔英沉入江中，把家僮、婢女全部都殺了，對王氏說：「你知道不殺你的原因嗎？我第二個兒子還沒有娶妻成家，現在替人撐船到杭州去了，一兩個月才能回來，然後和你成親，你就是我們家的人了。所以，你盡管放心，不要害怕。」說完，把崔英的財物盡行席卷而去，並且以媳婦稱呼王氏。王氏假意應承他，勉力替船家料理家務，竭盡巴結討好之能事。船家暗中高興找到一個好媳婦，逐漸熟悉，不再防備她。

如此一月有餘，正好碰到了中秋佳節，船家大擺酒席，喝得酩酊大醉。王氏等眾人睡熟了，輕身跳上了岸，一口氣走了二三里路。忽然間迷了路，四面都是水鄉澤國，只有蘆葦、茭白、蒲柳，一望無際。她出身良家，小腳纖細，實在受不了跋涉的痛苦，又擔心船家追尋，於是盡力奔走。

過了好久，東方漸漸發白，遠望樹林中有一所房屋，王氏急忙前去投奔。到了那裡，門還沒有開，隱隱約約聽見有鐘磬的聲響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個女僮來開門，原來是一座尼姑庵。王氏徑直走進去，庵主問她為什麼來這裡，王氏也不敢把實情說出來，就騙她說：「我是真州人，公公到江浙做官，帶著全家一起上任，到達任所後丈夫便亡故了。我守寡守了好幾年，公公又把我改嫁給永嘉縣崔縣尉做第二個妻子，他家大娘子很兇悍，難以侍候，常常萬般鞭打辱罵。近日丈夫離任回家，停船在此，因為中秋要賞月，就叫我取出金杯飲酒，不料我偶然失手，杯子落到了江裡，大娘子大怒，一定會打死我，於是我逃生了到這裡。」

庵主聞言說道：「娘子既不敢回船上，家鄉又遠，如要另求配偶，倉卒之間也沒有好媒人，孤苦伶仃一個人，打算到哪裡安身呢？」王氏聽後，只是哭泣而已。老尼姑又說：

「老身有一句話相勸，不曉得您的意思怎麼樣？」王氏說：

「假如老師父有什麼好去處，即使死也沒有遺憾！」老尼說：

「這間庵寺偏僻，遠在荒涼的水邊，很少有人到此，整日與茭白、蕪青做鄰居，與鷓鴣、白鷺做朋友，幸得一二同位，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，幾個侍者，也都淳樸謹慎。娘子雖然年輕貌美，無奈時機不順，命運不好，何不捨離愛欲，覺悟此身如幻，披上法衣，削去青絲，就在這裡出家？禪榻佛燈，晨飧暮粥，聊且隨緣度過歲月，難道不比做人家小老婆、受今世苦惱、結來生冤家強嗎？」王氏聽了這番話，拜謝道：「這正是我的志向。」於是就在佛前落髮做了尼姑，起了個法名叫做慧圓。

王氏讀書識字，書畫文章都很在行，還不到一個月時間，就已通曉了佛典，大受庵主的敬重禮待，凡是庵內大小事務，沒有王氏的過問，沒有一件敢自作主張的。王氏人又寬厚善良，庵中人人都喜歡她。她每天在觀音像前禮拜百來回，暗訴心事，即使隆冬盛夏也不間斷。參拜後，就身居靜室，外人很少見到她面。

如此一年有餘。一天，忽然有施主到寺院遊覽，院主留他吃了齋飯後回去。第二天，拿了一幅芙蓉畫來施捨，老尼就張掛在白屏風上。王氏經過看到了，認出乃是崔英的手筆，於是就問庵主這幅畫是從哪裡來的？庵主說：「方才一位施主施的。」王氏又問：「這位施主姓什麼名什麼？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以什麼為生？」庵主回答說：「是本縣的顧阿秀，兄弟二人以撐船為業，近年來家裡很富裕，有人說他們在江湖裡行劫掠奪，也不知是否這樣？」王氏再問：「他們常到這裡來麼？」庵主回答說：「很少到這裡來。」王氏默默記住顧阿秀的姓名，然後提筆在屏上題了一首詞：

少日風流張敞筆，寫生不數黃筌。芙蓉畫出最鮮妍。豈知嬌豔色，翻抱死生冤！粉繪淒涼疑幻質，只今流落誰憐！素屏寂寞伴枯禪：今生緣已斷，願結再生緣。

這首詞的詞牌叫《臨江仙》，但是尼姑們都不曉得詞意說的是什麼。

一天，在蘇城裡有一個叫郭慶春的，有一些事到庵寺來，看到了芙蓉畫和題詞，欣賞它的精緻，就買回去作為清雅的玩物。正巧有個御史大夫高公，名叫納麟，退居姑蘇城，最喜歡書畫，大肆募集，郭慶春就把畫屏獻給了他，高公把它掛在內書房，還沒有功夫問這幅畫的來歷。這時外面有人拿了四幅草書，插個標記要賣。高公拿過來一看，字的風格像懷素，清勁脫俗。於是就問：「是誰寫的？」那人回答：「是在下自己學寫的。」高公看他的相貌，不像庸俗的人，就詢問他的姓名籍貫。那人皺著眉頭回答：「我姓崔，名英，表字俊臣。世代居住在儀征，憑借父親的庇蔭補永嘉縣尉，帶著妻子一同上任，自己不小心，被船家暗算，把我沉入江中，家財妻子，也無法顧及了。幸好我小時候學會游泳，潛在水中，估計船家走遠了，才爬上岸來投奔百姓家。

我渾身濕漉漉的，沒有一文錢在身邊。多虧這家主人善良，把乾淨衣服拿出來讓我換了，還用酒食招待我，又送給我盤纏錢，打發我說：『既然遭到強盜打劫，理應告官，我不敢多留你，恐怕受到連累。』我隨即問路進城，到平江府舉報，到現在已經等候了一年，杳無音訊，只好賣字度日，不敢說擅長書法，沒有想到拙劣的書法，會上達尊長閱覽。」

高公聽了他的話，深為憐憫，就說：「足下既然如此，現在愁也沒用，不如暫且留在我的西塾，教幾個小孫子寫字讀書，不知道意下如何？」崔英感到非常幸運。高公隨即帶他進入內書房，安排酒席與他歡飲。崔英忽然看到屏上的芙蓉，不覺泫然下淚。高公感到奇怪，就問他緣故。他說：

「這是船中丟失的物品之一，是我的手筆。怎麼會流落到這裡？」他又誦讀了畫上的題詞，接著說：「這是我妻子所作。」

高公問：「你憑什麼來辨別？」崔英說：「我熟悉她的筆跡。

況且詞的意思很明顯，真是拙荆所作無疑。」高公說：「如果這樣的話，應當為足下擔負起捕盜的責任。你姑且保密。」

然後就在公館裡安排崔英住下。

第二天，高公秘密地把郭慶春召來問話，郭慶春說：

「這幅畫是從城外尼姑庵裡買來的。」高公即刻派人到庵寺宛轉地盤問老尼：「這幅畫是從誰手裡得到的？是誰在上面題詠的？」幾天後來報告說：「畫是本縣顧阿秀施合，詞是本寺尼姑慧圓題寫。」高公又派人去游說庵主：「夫人喜歡念誦佛經，但是沒人做伴。聽說貴庵小師父慧圓明心見性，願意禮請為師父，希望不要推卻。」庵主不同意，但慧圓聽了後。

很希望出去，或許可以借這個機會報仇，所以老尼也不便阻攔她。高公命令將轎子直接抬進內室，讓夫人陪她同寢。抽閒暇的功夫，夫人詳細問她的家世。王氏淚如雨下，把實話告訴了夫人，並且把題詠芙蓉詞的事也一並告訴了夫人，她還說：「強盜不在遠處，就在本縣，只求夫人轉告高公，倘若能捕得罪犯，洗刷先前的恥辱，以此來祭奠九泉之下的丈夫，那麼高公、夫人的恩德就如同天大了！」王氏還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在這裡。夫人把這番話告訴了高公，並說：

「王氏讀書識字，心性貞節賢淑，決不是小家女子。」高公知道慧圓是崔英的妻子已經沒有疑問，就囑咐夫人要好生看待她，但是全然不同崔英說起慧圓的事。

高公又派人查得顧氏兄弟的住址所在及平日的出沒行徑，但是不敢輕舉妄動。只是讓夫人暗勸王氏留起頭髮返俗。又過了半年，朝廷差遣進士薛溥化做監察御史，巡視平江府。薛溥化乃是高公過去的手下屬官，高公知道他精敏有手段，就把此事細細說給薛溥化聽。薛溥化乘其不備，逮捕了顧氏兄弟，發現永嘉縣尉的授官文書和崔英家裡的財物都在，只是不見王氏的下落。嚴刑拷訊顧阿秀之後，顧才說：

「當初確實是想留下王氏做二兒子的配偶，因為她應承了，所以也不再防備，不想當年八月中秋被她逃走，不知道她到哪去了。」薛溥化隨即將盜賊處以極刑，而把贓物發還給了崔英。

崔英準備告別高公前去上任。高公說：「待我替足下做媒，娶妻以後再去上任，也不算遲呵！」崔英感謝道：「我與糟糠之妻同居貧賤已多時了。今天不幸流落他方，死活還不知道。而且我單身到任所，待以時日，萬一天地可憐我，如果她尚在人世，還可指望我們伉儷重新會合。感謝您的大恩大德，我崔英到死也不會忘記。至於另行娶妻的話，我是不想聽到了。」高公悲傷地說：「足下如此高尚的德行，老天必定會保佑你。我哪裡再敢強行逼迫你娶妻呢？只是容老夫為你設宴餞別，然後你再起程。」

次日設宴餞行，平江府各位官員和郡中的名人都到了。

高公舉杯對大家說：「老夫今天為崔縣尉了卻今生緣。」眾賓客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。高公讓人叫慧圓出來，那就是崔英原來的妻子。夫婦相抱大哭，沒有想到又能在這裡相見。高公詳細說明了來龍去脈，並且拿出芙蓉屏給眾人看，大家这才知道高公所說「了今生緣」，乃是崔英妻子寫的《臨江仙》中的句子，而慧圓則是王氏在庵寺中的法號。滿座的人都為他們夫婦唏噓不停，眾口稱歎高公大恩大德的不可企及。高公又送給崔英一個僕僕一個婢女，又送給他不少盤纏，然後讓他們上路。

崔英永嘉任滿回來，重過姑蘇，而高公已經亡故了。夫婦二人號陶大哭，如同死了親父母一樣，隨後就在高公墓前建起水陸道場三晝夜，報答大恩後才離去。王氏從此以後發誓要長吃齋食，念觀音不停。儀征的才子陸仲揚，作了一首《畫芙蓉屏歌》專門記載這件事，現在抄錄下來以告誡世人：

畫芙蓉，妾忍題屏風！屏間血淚如花紅。敗葉枯梢兩蕭索，斷縑遺墨俱零落。去水奔流隔死生，孤身隻影成漂泊。成漂泊，殘骸向誰托？泉下遊魂竟不歸，圖中豔姿渾似昨。渾似昨，妾心傷，那禁秋雨復秋霜！寧肯江湖逐舟子，甘從寶地禮醫王。

醫王本慈憫，慈憫憐群品。逝魄願提撕，斃孽賴將引。芙蓉顏色嬌，夫婿手親描。花萎因折蒂，乾死為傷苗。蕊乾心尚苦，根朽恨難消。但道章台泣韓翃，豈期甲帳遇文簫。芙蓉良有意，芙蓉不可棄。

幸得寶月再團圓，相親相愛莫相捐。誰能聽我芙蓉篇？人間夫婦休反目，看此芙蓉真可憐。

鞦韆會記

元朝大德二年，李羅因為是已故丞相齊國公的兒子，做了宣徽院使。當時奄都刺任僉判官，東平五榮甫任經歷官，三家相聯住在海子橋西。宣徽雖出生相門，窮極富貴，屋宅宏大壯麗，沒有人比得上他，但他讀書識字，擅長文學，禮賢下士，所以當時人們都一致稱誦他。宣徽的宅第後面有一座杏園，取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」的意思，園中花卉的奇特，亭榭的漂亮，成為貴族人家之冠。每年春天，宣徽的各位妹妹、幾個女兒，總要邀請院判、經歷兩家宅眷，在園中設立鞦韆遊戲，大擺宴席，終日歡聲笑語。各家隔一天也設宴答謝，從二月末到清明後才結束，稱之為「鞦韆會」。

一天，正巧樞密院同僉官帖木爾不花的公子拜住經過杏園外面，聽到園中歡笑聲，就在馬上抬起身一看，正好看到鞦韆蕩起，歡聲正濃，就藏身在柳蔭中偷看，看到宣徽的女兒個個都是絕色佳人，於是久久不忍離去。管門人發覺後，跑去報告宣徽，宣徽急忙叫人去追拿他，拜住卻已經逃走了。

拜住回到家裡，把自己的發現告訴母親。母親知道他的意思，就央求媒婆到宣徽家說親。宣徽說：「該不會是前日爬牆偷看的兒郎吧？我正好要選女婿，讓他到我家來讓我看，才貌果然好的話，我就同意結親。」媒婆回去報告同僉，同僉讓拜住修飾打扮一番，然後到了宣徽家中。宣徽見他是個俊美少年，心裡已有幾分喜歡，但不知道他的才學怎麼樣，就想試他一試，說：「你喜歡看鞦韆，何不以此為題，《菩薩蠻》為調，填寫南詞一首，可以嗎？」拜住一揮而就，用蒙古文寫道：

紅繩畫板柔荑指，東風燕子雙雙起。誇俊與爭高，更將裙係牢。牙牀和困睡，一任金釵墜。推枕起來遲，紗窗月上時。

宣徽雖然喜歡他才思敏捷，但是又擔心是事先作好了的，或是人家預相幫作的，於是安排盛宴款待地，席間，再讓他用《滿江紅》詞吟誦樹上的黃鸝。拜住受命後攤平刻溪紙，用漢字寫完後呈送給宣徽看。宣徽讀後大喜，說：「遇到好女婿了！」隨即當面將第三夫人的女兒速哥失裡許配給拜住，並請三夫人叫女兒出來，與拜住相見。其他女兒都在窗縫中偷看，見拜住一表人才，私下

向速哥失裡祝賀道：

「真可以說是『門闌多喜氣，女婿近乘龍』啊！」於是同僉選擇吉日下聘禮。禮物之多，詞翰之雅，哄傳於京都，都認為是一大盛事。現將拜住的《滿江紅·鶯》詞附記在這裡：

嫩日舒晴，韶光豔、碧天新霽。正桃腮半吐，鶯聲初試。孤枕乍聞弦索悄，曲屏時聽笙簧細。愛錦蠻、柔舌韻東風，愈嬌媚。幽夢醒，閒愁泥。殘杏褪，重門閉。巧音芳韻，十分流麗。入柳穿花來又去，欲求好友真無計。望上林、何日得雙棲？心迢遞。

不久諫官看到同僉家豪華闊綽，就上本參他為官不廉正，同僉竟然因為貪污而丟官，收捕關押在御史台監獄。不幾天他就在監牢裡得了病，因為是大臣，按照元朝律例，可以暫請釋放，回家醫治。可還不到十天，同僉竟然病死了，且全家也都被感染上了疾病，不到一個月就死得盡絕，獨剩下拜住一個人。轉眼之間，同僉家冰消瓦解，家室空破，財散人亡。

宣徽本來打算把拜住叫回家來收留他，教他讀書，供養他上學，無奈三夫人執意不肯。宣徽的妻妾雖多，而惟有三夫人最受寵愛，執掌家政大權，她看到別的女兒都嫁了富貴之家，只有自己女婿家反而如此衰敗，所以決意要悔親。女兒速哥失裡勸說母親道：「結親就是結義，一與別人訂立盟約，就始終不可更改。女兒不是沒有看到各位姊妹家的繁榮興盛，心裡也是羨慕的，但是寸絲為定，鬼神難欺，怎麼可以因為他家貧賤就想毀棄婚約呢？」父母不聽她的勸告，硬將她另許平章闊闊出的兒子僧家奴，平章家禮儀的隆盛，比前番同僉家大為超過。成婚那天，花轎抬到半路，速哥失裡暗中解下纏腳的紗帶，在轎子中自縊，等到花轎抬到門口，新娘子已經氣絕身亡了。三夫人急忙叫人把愛女抬回家裡，眼見救不活了，只得把嫁妝和夫家的聘物，全部放在棺材內入殮，並把棺木暫時寄存清安寺中。

拜住聽說變故後，當夜偷偷趕往寺廟哭奠。哭完後，用手敲打棺木說：「小姐有否聽到，拜住在這裡呵！」忽然棺木中低低應答說：「郎君可以打開靈柩，我已經活過來了。」拜住環顧四週，棺木漆釘牢固，無法開啟。於是就同僧人商量道：「勞駕師父們幫忙，開棺的罪名，我一人承當，不會連累你們。開棺之後，棺木中的所有東西，當與師父共同分享。」僧人本來就知道棺中隨葬品十分豐厚，也萌生了貪利之心，於是就用斧頭撬開棺蓋。速哥失裡果然活了過來，兩人彼此欣喜如狂。速哥失裡脫下手上的一對金釧和頭上的一半首飾，酬謝僧人，其餘剩下的還值幾萬貫錢。於是又央托僧人買些漆來整修棺木，不讓事情洩露出去。拜住隨即帶著速哥失裡遠走高飛，來到了開平府。在那裡住了一年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底細。由於他們身邊所帶的財物豐厚，加上拜住又開館教幾個蒙古學生，每個月都有薪水，所以生活比較優裕。

不料一天朝廷旨意下來，讓宣徽出任開平府尹。宣徽下車伊始，就想聘請一個幕賓，但是開平府的讀書人非常少。

有人就告訴宣徽：「近來有個士人從京都攜帶家眷來此地居住，他也是色目人，在民間設館授徒，確實有學問。府尹如果要請幕賓，只有此人最合適。」宣徽急忙召請，原來卻是拜住。宣徽本來料想他一定流落死亡了，沒想到他面色紅潤，衣服整齊，心裡感到很奇怪。就問：「你怎麼會到這裡的？娶了誰家女子？」拜住把實情告訴他。宣徽不相信，派人將拜住的妻子用轎子抬來，果真是速哥失裡，全家為之驚動，大家又喜又悲。但是宣徽仍然疑心是屈死鬼假托人形，來幻惑年輕人，暗中派人到清安寺詢問僧人，僧人說的話與拜住一樣，於是就打開棺木，原來真是一具空棺材而已。使者回來報告宣徽，宣徽夫婦又慚愧又感歎，對待拜住更加仁厚，招他做了上門女婿，最後終老在宣徽家。

拜住有三個兒子：長子教化，官做到遼陽等處行省左丞，很早就亡故了。次子忙古歹、小兒子黑廝，都是值宿殿衛，可以佩帶器械。忙古歹先死，黑廝做官做到樞密院主官樞密院使。明兵打到燕地時，元順帝駕臨清寧殿，召集三宮的皇后妃子、皇太子，一同商議躲避明兵的事情。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著勸諫道：「天下，乃是世祖打下的天下，應當死守。」元順帝不聽，半夜打開建德門逃跑了，黑廝也跟著進入沙漠，後來就不知道結局如何了。

至正妓人行

明永樂十七年，我從桂林府謫役河北房山。這年冬天，在旅館裡與一個被遺棄的姬妾不期而遇。這位婦女雖然沉淪塵世，有衰老的體態，但是談笑起來風韻猶存，並且仍把紫簫帶在身邊。詢問她的詳細情況，才知她原是京都的妓女，因為才貌雙絕，隸屬官妓並在內廷供奉。由於朝代的嬗遞，她準備剪去頭髮做尼姑，結果沒有成功。不久，又轉嫁給有戶籍的平民，更加淪落。現在年老沒有依靠，跟著孫子在土木工地混飯吃。我叫了一桌酒與她一起飲用，讓她用紫簫吹幾個調子。她演奏完後，就與我一同談論過去，她說起至正年間的繁華富貴的往事，就好像親眼看到一樣。但是每追念起一件往事，心裡就又悒鬱不快，難道古往今來，紅顏薄命，應當這樣麼？我為她情感紮回，心緒凄然，感慨長歎，並且被她的遭遇所感動，就寫了一首長詩送給她，題目就叫《至正妓人行》。只是文才枯槁衰落，還不能寫出她的情狀的萬分之一。憂鬱的時候，拿來讀一讀，並不能安慰那個人，只不過聊以從中自作解脫而已。詩曰：

桃花含露傷春老，蓮葉欺霜悴秋早。紅飄翠殞誰可方？大都妓人白頭媼。言辭婉媚雖足愛，顏色萎摧寧再好？姿同蒲柳先凋零，景近桑榆漸枯槁。

我役房山滯客邊，客邊意氣已非前。螺杯漫想紅樓飲，雁柱徒杯錦瑟弦。晏歲荒村因邂逅，芳尊小酌且留連。陽台楚雨情磨滅，舞袖弓鞋事棄捐。於今淪落依草木，天寒幽居在空谷。爺娘底處認墳墓，姊妹何鄉尋骨肉？初謂終身永歡笑，那知末路翻撈轆！莫惜縹緲紫玉簫，暫吹絳闕瑤台曲。停觴起立態如癡，斂衽躊躇半餉時。凝情徘徊傾聽久，微茫杳渺度腔遲。嬌疑淺嘗鶯求友，嫩訝呢喃燕哺兒。

巨壑潛蛟驚起蟄，危巢別鶴苦分離。分離或變成淒切，淒切愈加音愈咽。蕩子江湖信息稀，疲兵關塞肌膚裂。似啼似訴復似泣，若慕若怨兼若訣。孤舟嫠婦旅魂消，異域累巨鬢毛折。參差角羽雜宮商，微韻紆徐巧抑揚。墜絮游絲爭繞亂，哀蛩怨蚓互低昂。呦呦瑞鹿別靈囿，嘒嘒和鸞集建章。楚弄數聲諧洗簇，氐州一曲換伊涼。伊涼瀏亮益閒暇，填琴笛笙皆在下。踞蹠鏗鏘韻碧霄，機梭浙瀝鳴玄夜。

須臾眾調多周遍，返席重論盛年話。一自干戈遽擾攘，幾多行輩遞論謝。記得先朝至正初，奴家才學上頭顛。銀環約臂聯條脫，彩線成絨綴芳亭。博局倦餘邀賭賭，鞦韆蹴罷倩人扶。纖腰數被鄰姬妒，鬢髮常煩阿姐梳。羽林英俊馳輕轂，慣向媽家通夕宿。鳳枕鴛衾肯暫辜，蜂媒蝶使交相屬。冰容反懼脂粉累，香體匪藉沉檀浴。退居姑替興聖班，內使傳宣又催促。宇宙雍熙百姓安，仁覃四裔復三韓。

畏吾選作必赤者，欽察恩深答刺罕。已見拂林呈[王乾][王乾]，還聞緬甸貢瑯。丹楹陡峻棲烏鵲，華表玲瓏鏤角端。神州形勝真佳麗，鬱鬱蔥蔥蟠王氣。五穀豐登免稅糧，九重娛東耽聲妓。廣寒宵得侍乞巧，太液晨許陪修禊。避暑巡遊欲屆程，沿途宿頓爭除地。隨鑾供奉揀娉婷，特敕奴家扈蹕行。鹵簿曉排仙仗發，抹偷睛鞦韆鞍乘。管間鼓鑼轟雷動，磧外氛埃掃電清。紈扇試時違大內，花園過去是開平。

宗王賁戚來會，嵩呼萬歲齊齊跪。緋纓帽妥鉢焦圓，黑髻髻紉卜郎銳。後先雉扇怯薛執，左右麟符火赤佩。茜談縫袍竺國師，霞綃蹙帳天魔隊。齊姜宋女總尋常，惟託奴家壓教坊。樂府競歌新北令，勾欄慵做舊《西廂》。煞寅院本偏蒙賞，喝采筵篋每擅場。渾脫囊盛阿剌酒，達摩珠絡只孫裳。胡元運祚俄然歇，遠遁龍荒棄城闕。官裡遙衝朔漠塵，哈敦暗哭穹廬月。壞宮畫靜著封鎖，虛室苔生罷朝謁。絕繳陰森部落哀，中原項洞烽煙熱。填溝塞塹總殫竭，蟻蝨微軀幸瓦全。窈窕蛾眉渾懶畫，蹒跚繭足亦差纏。祇國報刺思依佛，梵榻跏趺擬學禪。

練衲正宜參般若，赤繩無奈墮癡緣。蘭心蕙性非堅固，宛轉綢繆媒的誤。嫁與凡庸里巷兒，流為鄙賤糟糠婦。文禽失類偶雞

鷺，孔雀迷群隨鶻鷺，手具盤飧奉舅姑，親操井[車戶]應門戶。物換星移十載強，尊婢殂沒藁砧亡。屢遭疾疫男捐館，苦迫饑寒媳去房。瓦缶泥爐長是伴，瑤簪翠鈿已相忘。忍談富貴徒增感，怕說傷心只斷腸。筋骸疲憊龍鍾久，裡舍麼娘嗤老丑。塗抹伊誰識阿婆？彈擋竟是矜纖手，偷生又幸逢明代，垂死寧當正丘首？憾軻頽齡諒弗多，搓牙瘦骨行將朽。歛嗟歎古更嗟今，少日榮華晚陸沉。寂寂願毋嫌聒耳，寥寥罕遇是知音。織烏荏苒忙過隙，司馬衫瀾已濕衿。往運推移端莫挽，窮途汨沒最難禁。妓人聽我相寬慰：美貌多為姿質累。倉皇明鏡樂昌分，縹緲層樓綠珠墜。雖雲菀獨因貧乏，贏得嬌燒到憔悴。世上浮名下直錢，杯中醇酎休辭醉。屏營枚淚起諉迤，載拜慙慙乞賦詩。

土坑篷窗愁寂夜，挑燈快讀解愁頤。那知皓首逢元稹，弗用黃金鑄牧之。灑翰酬渠增慷慨，風流千載係遐思。

我把這首長詩贈給她後，老婦人站起身來感謝說：「這首長詩不啻是元稹、白居易的餘響啊！我們為什麼相見這麼晚呢？老身早晚將要死去，當與長詩一起焚燒，或許可以在九泉之下誦讀。」第二年春天，我將要返回京城，重新經過此地去拜訪她，老婦人果然已經亡故了。於是誦讀這篇詩稿，就好像看到了她的舉止言談、音容笑貌。可悲呵！永樂十八年閏正月初一日，廬陵李禎記載。